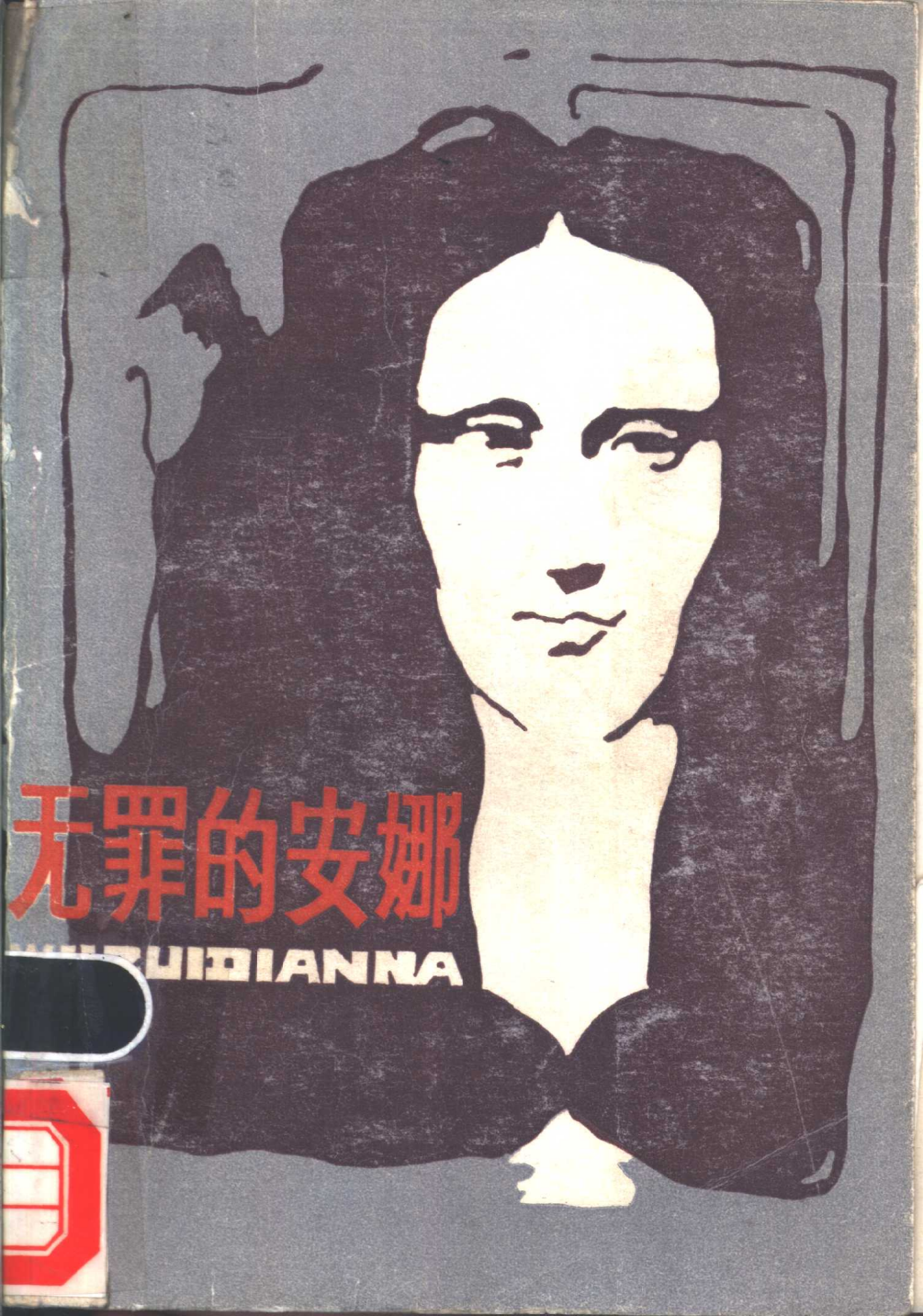


A high-contrast,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a woman's face and shoulders. The face is pale yellow, set against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. The woman has long,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a woodcut or a high-contrast photograph. The entire image is framed by a dark, irregular border.

无罪的安娜

ANNA KARENINA

80804

1565.45

2455

[法] 克 扎 菲 埃·德·蒙 托 邦 著

无 罪 的 安 娜

清 舟 原 草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无罪的安娜

清舟 原草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7千字

印数 1—10,7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66 定价: 2.25 元

译 者 的 话

克扎菲埃·德·蒙托邦(1823—1902),法国《费加罗》报创始人之一。他是法国的新闻记者,也是颇负盛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,曾出版过大量的长篇小说和通俗剧本。

他的小说,有《法国雇用的德国兵》(1847)、《皇官明珠》(1855)、《巴黎的地下》(1868)以及《婚姻的悲剧》(1878)等等。他的剧本,一般都是把自己写的小说改编的。

蒙托邦对当时社会的底层生活,有所了解。他的不少作品,在悲欢离合的情节中,描写了那些具有时代气息的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的浪漫生活,以及他们的贫困和无权的地位,对当时巴黎的医院、酒吧间、赌窟等也作了形形色色的描绘。

《无罪的安娜》,作者巧妙地从孀妇安娜·凡尔蒂带孩子买火油路遇副厂长雅克开始,引出了一场惊心动魄、波谲云诡的生死大搏斗。作者倾注着同情心,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善良妇女形象,也极力刻画了一个奸诈凶残的犯罪者的狡狴伎俩。作品以安娜·凡尔蒂和贾克·吉鲁德两个人的祸福消长,贯串全书,经历了两代人,在二十年后才安排了“坏人以损人开始,以害己告终”的结局。小说的后面部分,把贾克和苏黎沃两个怙恶不悛的恶棍置身于“四面楚歌”之中,安娜及其子女重享幸福生活,显然反映了作者劝善惩恶的心情,但也是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的必然结果。

作品对人物的刻画,各具个性,栩栩如生,在布局结构上,到处奇峰突起,引人入胜。

蒙托邦的作品,在当时有一定影响,有的被译成外文,在国外流传。本书是从阿拉伯文本《送面包的女工》转译的。

第一章

1861年9月3日下午三时，在富尔特弗勒通往哥尔特的道路上，有个少妇正缓缓地走着。她大约二十五岁，体态婀娜，容貌端秀，惹人注目。

她那美丽的金发被编成发髻盘在头上，一双蓝蓝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闪发光。她嘴唇上涂着一层薄薄的红艳艳的唇膏，笑起来露出一副整齐而洁白的牙齿。

她右手提着一只空煤油桶，左手搀着一个约莫三岁的小男孩。孩子跟着他母亲慢悠悠地走着，一面不断地回头看望他那只用一根长线牵在身后的小木马。

忽然，木马被路上的一块石块绊倒了。孩子停下来，去训斥它。母亲掉过头去看着他，和蔼地说：

“乔治，算了，你把它拿在手上，让我们走快些。”

孩子很乖地听了母亲的话，从地上捡起木马往腋下挟，拉着母亲的手，两人继续往前走。

他俩走呀走，走到一片杂货店前，看来这少妇是这店的老主顾了，老板娘见到她来，立刻迎上去，笑嘻嘻地对她说：

“凡尔蒂夫人，你想买什么？”

“买煤油，请你给我把这只桶装满。”

老板娘对此很感惊奇，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？这只桶我昨天不已经给你装满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可它被我这淘气的孩子玩耍时碰翻了，煤油流了一地。”少妇说。

老板娘接过她手里的空煤油桶，说：

“可得小心火烛呀！你要把它放在孩子碰不到的地方，不然，引起工厂失火，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教训过孩子了，要他以后当心。”

“教训得好，是要叫他当心。亲爱的，告诉我，你对现在的新工作满意吗？”

“我也只好满意。倘若没有这么个工作，我岂能摆脱内心的苦闷，就这样算了。”

“确实是这么回事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如果你当裁缝的话，赚钱可就多了。”老板娘说。

“你讲的有道理。不过，我尽量节省生活开支，否则，我怎么抚养我的一儿一女？”

“你那小姑娘还放在乡下托付给奶娘吗？”

“还放在那里，在基瓦尼村。”

“这经济负担对你说确实不轻。”

“每月要付30法郎。瞧我们孤儿寡妇多苦。我丈夫是个好人——他憨厚老实、聪明能干，每天有8个法郎收入，可是，他却不幸被那台机器夺去了生命，我这一生的幸福也随之完了。”

这时，她潸然泪下，老板娘安慰她说：

“亲爱的，别哭，想开一点儿，留意一下你周围的人，你会发现，比你处境更困难的女人还多着呢。

“尽管如此，厂里老板还是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你的。你也知道，要不是你丈夫，那台机器是不会爆炸的。”

“这是多么悲惨的遭遇！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在你丈夫死后，工厂老板关心你，给你抚恤金，让你来给他看守厂门——让女人来做这样的工作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。”

寡妇凄苦地回答说：“虽然工厂老板拉培鲁先生的吝啬是众所周知的，但他待我确实还算可以，我不否认，他对我非常照顾。”

“不过，我丈夫是死在他厂里的。因此，我认为他这个厂对我很不吉利，我要不是因为养儿育女，才不愿意到这个有我丈夫血迹的厂里来工作呢？”

“姑娘，你还年轻，应该为自己寻找安慰。”

“你长得很漂亮，简直太漂亮了！总有那么一天会有哪个年轻小伙子爱上你，向你求婚的，那时候，你可不要拒绝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！我决不改嫁，决不背弃我的死难的丈夫。”寡妇用坚定的语调答复说。

“姑娘，每个寡妇开始都是这么说，可是，要不了多久，她就把她所说的话全忘了。象你这样年龄的人守寡，时间是长不了的。”

“你的话也许对，寡妇有可能会重新找配偶，尤其是有孩子的寡妇。至于我，却不这么想，我只希望手头能有2,000法郎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你要这笔钱做什么？”

“这个问题，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地问，反正这笔钱对我

来说是做梦也不会有有的。哪里来这笔钱呢？”

“因此，我为了抚养子女，只好在这个厂里呆着，谁知道我们将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。”

“姑娘，你讲对了。还是靠上帝，他会启示你走光明大道的——你听我的话，把煤油放到柜子里去，不要让小孩子的手碰到。”

“请你放心，我是很害怕火警的。”

这时，寡妇走出杂货店，小乔治正在店门前玩他的木马，他母亲叫住他，于是他把木马往腋下一挟，由她搀着，朝她所工作的厂走去。

老板娘站在店门口目送着她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这个女人，我知道，既自负又贪财，她不愿重新嫁人是因为在她看来还没有哪个男人配得上做她丈夫。她要2,000法郎做什么？她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她的意图。”

从以上这两个女人的对话里，读者多少已了解一些那寡妇的有关情况。她在结婚前是做裁缝的，二十二岁那年，嫁给一个名叫托尔斯·凡尔蒂的工人。这个人在吉尔·拉培鲁厂里当机修工，工作勤勤恳恳，几个月之前，不幸在一次机器爆炸事故中丧失了生命。

工厂主为了对死者家属——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——表示优恤，就把死者居丧守寡的妻子叫到他厂里当门卫工人。

寡妇安娜，为了抚养两个孩子，她对这份工作虽也感到满意，但也为自己呆在这家厂里感到难过，因为这未免使她触景生情，经常会联想到自己丈夫的惨死。

杂货店老板娘指责安娜贪财，这是错怪了她。她很希望

有2,000法郎,以便用来开个裁缝店,这样,她就可以离开这个工厂,到外面去挣钱养育她的两个孩子。

这时,她低着头向她工作的厂走去,心窝里不停地翻腾着。

就在这回厂去的路上,她突然听到背后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,吓得她的脸色都变了,但她不予理睬,加快脚步赶快向前走。

那喊声在继续:

“夫人!你没有听到我在叫你吗?我和你一样,也是到厂里去,和你同路,你把手里的桶交给我提就行了。”

孩子听到了喊声,扭头向后看,看到了喊话的人,于是叫住他母亲说:“妈妈,你看,是吉罗杜,我的木马就是他给的。”

吉罗杜已经追赶上寡妇了,他先抱起她的孩子吻了吻,然后转过脸对安娜说:

“要是有人看到我和你说话时你这种局促不安的神色,一定会以为你怕我。为什么要这样呢?你明知道是我喊你的声音,为什么不理我?”

“你甚至加快脚步,愈走愈快。——你原来是慢慢走的。你为什么要逃避我?是我得罪了你吗?我有什么地方使你讨厌呢?”

“你说错了,事实并不是象你所认为的那样,我没有听到你喊我的声音。我所以走得快,不是因为别的,而是我上班要迟到了。”

“安娜,你说的是真话吗?”

“怎么不是真话?”

“你的话，我不相信。我觉得你总想离我越远越好。可是，你要知道，当我同你谈话时，我是感到多么幸福。这点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安娜！”

“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以后不要再唠叨这些话了，我听不下去。”安娜打断他的话说。

“你在我面前如此拘谨，又是如此不讲情理，我很不高兴。我爱你、尊重你、敬佩你，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。”

寡妇再次打断他的话说：

“你又讲些使我不愿听的话了！你知道我走快的原因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这张嘴能保守我心灵对它默示的秘密吗？在你跟前，我没有能力保密，也没有必要。安娜，我爱你，你应该愉快地、习惯地听我讲这些话，我遇见你就得讲。”

“我直率地对你说，你的这种爱，可以说是发疯。”

“你凭什么说它是发疯？”

“我不再结婚，要一直守寡，就凭这点。”

“你讲得这么肯定？！”

“请你相信，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。”

“我的想法，恰好和你相反。你年轻，漂亮，怎能长期过孤单的生活。”

“吉罗杜先生，请你别这么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讲的话很实际。”

“你应该明白，我丈夫才死了五个月。你知道，他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死了，我爱他的遗孀，这算我对死去的朋友不忠实吗？如果我对你说‘我把他的子女看作是我自己的孩子’

算是我对他灵魂的伤害么？……安娜，你仔细考虑一下：老板让你给他工厂看门，你拿的薪水几乎不够你和你两个孩子的生活费，何况还有个孩子寄在乡下奶娘那里。……而我一天赚15法郎，一个月450法郎，一年就是5,400法郎。这薪金可以成为你培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保证，何况你一向勤俭过日子；再加上我有远大志向，一旦，我发了财，成了富翁，也开厂当老板，势必你将成为一个十分幸福的人，一切取决于你自己。只要你嘴里讲一句话，这句话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讲呢？安娜，我爱你，而且爱得发狂了，为它，我甘愿献出一切，但是你不要驱使我去做我不愿意干的事。”

安娜看看吉罗杜，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：

“这是你第四次公开向我表示你对我的爱，我似乎可以认为你表示的爱是真诚的。”

“我向上帝起誓，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、纯洁的。”

“请让我把话讲完。我毫不怀疑，你的心是真诚的，你的爱是高尚的，但是，今天我不能回答你，只能把我已经对你讲过的话再重复一下，即：只要我活着，我宁愿守寡。我爱我的丈夫，为此，我把自己的一颗心全献给了他。如今他不幸死了，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死了。”

吉罗杜脸上显出失望的神情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用沉重的语调说：

“我尊重你，爱你，可是，我怎么才能使你这颗不再跳动的心起死回生呢？只有用我对你的挚爱。你怎么竟这样冷酷？你应该知道这在我心里产生的影响。”

“我完全相信你在为这千真万确的话而痛苦，我也为你遭受的痛苦而痛苦，可是我的良心和我的贞操决定了我向你

说出我应该说的话，我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想念我。”

“这可真叫人痛心，这么说，我想念谁呢？”

“随你高兴吧，你钟情谁就想念谁吧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说出我不愿听的话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让我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故意对我把未来的大门关死。”

“不这样不行，一定要这样！”

吉罗杜用力捏着安娜的手，说：

“安娜，我是个普通工人，除了薪金没有别的收入，也许你鄙视我，可是我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富翁，如果我是富翁，你喜欢我吗？”

“我不允许你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，你使我害怕。”寡妇这么回答他，并试图摆脱他。

“这笔财富将是属于你和你的孩子的，你愿意接受吗？”

“住口！”

“就不住口。你误解了我的话，因而不了解我爱你的强烈程度。你要知道，我在五年前就已经爱上你了，也就是说，从我见到你那天起一直到现在，我对你的爱，每天、每时、每刻在我心头滋长，以至遍及我整个身心，因为爱你，我成了世上最最痛苦的人。在你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在那漫长的岁月里，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，没有把它向你吐露——因为你丈夫认为我是他的朋友，他的妻子在我眼里犹如母亲一样圣洁。如今，他死了，你也可以自由了，为什么要我住口？为什么还要叫我继续受苦？安娜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怎样，我非得娶你不可，你命中注定是属于我的，这是无法抗拒的。”

吉罗杜拉着安娜的手，将它贴近到自己嘴边。安娜想挣

脱，可是却被他吻了一下，这使得她感到，手如同被虫子蜇了一下。就在这时候，在路上玩木马的乔治过来了，说：“妈妈，你说我们已经要迟到了，为什么不走呀？吉罗杜先生，你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三人一起走着，吉罗杜对寡妇说：“把你手里的桶给我，我代你提。”

安娜说：“谢谢，我们快要到了，桶里只有四公升煤油，提着它不累。”

吉罗杜惊讶地说：

“你在厂里用煤油点灯？”

“是的，煤油价钱便宜。”

“这你可得千万小心呀，煤油危险。拉培鲁先生他不允许带矿物油进厂，如果他知道你这样做，肯定十分恼火。”

“是我无知，从明天起，我按你的忠告办。”

走了一会儿，他们到厂了。吉罗杜站在安娜门口，说：“我想说句话，可以吗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我希望你给我个期限，具体的日期你自己定，即使再远也可以。我已经习惯于对你履行我的诺言，你总得谈谈你的希望吧！”

“不，吉罗杜。”

吉罗杜气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你连这点希望都不给我！”

寡妇看他情绪急剧变化，心里一惊，拔脚往自己房里跑，吉罗杜急忙阻拦她说：“你不要叫我失望了，这也是为了你的幸福。”

吉罗杜挡着安娜，不让她进屋。安娜对他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以后见。”

“你讲的是真话吗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吉罗杜轻松地舒了口气，说：“亲爱的，多谢你使我获得了新生。”

安娜走进屋，把煤油桶放进柜子里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放在这里，乔治的手就碰不到它了。”

此时，吉罗杜向她伸出手，她踌躇着要不要同他握别。吉罗杜问：“为什么这样犹豫，还在生我气么？”

“不，不过……我希望……”安娜说。

“亲爱的，请你相信，我决不会讲使你不高兴的话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对我的诺言，我以有这样的信念和希望感到幸福，并以此感到欣慰，总有一天我会到你这里来，对你说：我非但给你温暖，而且还要给你一笔财富。那时候，你同意做我妻子吗？”

“为了孩子，我有可能同意。”安娜用颤抖的声音回答。

“好，那么请你把手伸过来。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吉罗杜热烈地亲了亲她的手，高兴地嘘了一口气，便走开了。

我们前面讲的吉罗杜，是这家厂的副厂长，年岁不满三十，身材魁梧，五官端正，炯炯双眼发射出敏锐的目光，可是一看他那厚厚的下嘴唇，就知道他是个放荡不羁的人。他原先是个机修工，因为干活干得好，厂长对他颇为器重，六年前把他提升为副厂长。厂长也是工业方面的发明家，但他的发明，有许多是向吉罗杜讨教过的。吉罗杜很自信，他白天工作，晚上埋头攻读和他职业有关的书籍。他十分爱财，

平时想方设法攒钱。他对安娜的表白不是谎言，他确实爱她。可是，这个人向来如此：凡是他没有的，他都爱慕，都想得到，然而一旦到手，他那爱慕之情立即消失。安娜后来讲的那句话，对他很有影响，增加了他的思念之情，并促使他去寻求生财之道，他认为，安娜之所以同意考虑和他结婚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保证满足她对金钱的需求。于是，他得意地自言自语：好极了！我如果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有所发明创造，我就会得到一大笔钱，就能用它实现多年的宿愿。

他一面自言自语地讲这些话，一面朝着厂长的办公室走去。到了厂长办公室，发现厂长不在，便嘱托出纳员在厂长回来时告诉厂长，说他来过，接着就到工人干活的地方监工去了。他走过一个名叫樊尚的工人身边，对他说：“樊尚，我看到你孩子了……”

樊尚打断他的话问：“他有没有给你讲关于我老婆的身体情况，也许她病情加重了？”

“没有讲什么，只是要你下了班就回去，不要在外面耽搁。”

“除此而外，他还对你讲过什么别的话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过，他无需多说，把你在路上叫住，让你来告诉我，要我下了班赶紧回家，这无疑是说明他母亲的病情加重了。因此，我请求你允许我回去看看，让我放心。”

“樊尚！厂里的制度你晓得，工人上班后，不到下班时间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这点你心里自然明白。”

“明白，完全明白。可是规章制度无论怎么规定，总有例外的特殊情况，我如果去找拉培鲁，向他请假的话，……”

“他现在不在办公室。没有他批准，你不许走。”

樊尚自认命苦，又继续干活了。可是当吉罗杜一走，他马上心生一计，不等厂长回来，径自往大门口走去，到那里找安娜，要她开门放他回去。安娜问他说：

“你有出门证吗？”

“没有。可是副厂长说，我儿子在路上遇见他，并给他讲了一些话，我担心我生病的老婆会不会有三长两短，因此，我心一直挂念着，活干不下去了。”

“没有出门证，我不能给你开门，这点你能理解。”

“现在我顾不上规章制度了，我急需知道我老婆出了什么事情没有，我一定要走。”

“樊尚，我求求你不要使我为难，一定要得到厂长同意才能放你走。否则，他会严厉惩罚我的。”

“但他现在人不在。”

“那你去找副厂长嘛。”

“找过他了，他不同意。”

安娜拒不给他开门，但他还是向她苦苦哀求。最后，安娜看他可怜，终于开门放他走了。可是安娜清楚地知道，她这是孤注一掷，拿自己的本职工作冒险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吉罗杜又去到樊尚干活的地方，一看，樊尚不在，别的工人告诉他，说他从厂里出去了。吉罗杜怒气冲冲地走到安娜那里去询问，安娜把自己为什么同情樊尚，樊尚是如何答应她很快就回来等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。

吉罗杜说：“这下你不但害了他，也害了你自己。说你害了他，是他再也不能回厂工作了，我要开除他；至于说害了你，则是说，你犯这样大的过失，厂长是不会宽恕你的。”

“但是，樊尚会回来的。这件事只有你知道，对遭受如此不幸的人，你忍心惩罚他吗？他不过是对自己生病的妻子放心不下，这有什么罪过？”

吉罗杜说：“只要你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，我是负责管理工人的，对他的过错完全可以不予追究。”

这时，外面有人敲门。安娜说：“大概樊尚妻子的病没什么问题，他回来了。”

她把门一开，两人立刻神情紧张起来，因为进门来的不是安娜估计的樊尚，而是厂长拉培鲁先生。厂长进门后随即把门关上，走到吉罗杜跟前，冷漠地说：

“是你批准让樊尚走的吗？”

安娜对这样的提问深感不安，吉罗杜沉默不语，厂长对此十分恼怒，厉声说：“是你批准樊尚出厂的吗？”

吉罗杜眼看自己非回答这一问题不可，于是说：“不是，我深知我是负责管理工人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樊尚出去他没有向你请假？”

“没有。我发觉他不在厂里，便到凡尔蒂夫人这里来，问问她看见他没有。”

厂长此刻把脸转向安娜，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她。她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我看到他。”

拉培鲁说：“这么说，是你开门放他走的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厂长说：“你是知道厂里规章制度的，遗憾的是你居然玩忽厂规。樊尚以什么作为借口走的？”

吉罗杜回答他说：“他担心他老婆病情加重，不放心。”